

增註 龍頭

十八史畧校本

福井 掬增註

二

館藏書目表			
四			二
七	九	五	九
册	號	架	函

特31

720

3

003154-001-6

特31-720

十八史略校本 (龍頭增註) 卷之2-7

福井 掬註

M21

ACC-1276



109238

特31
720
始生
邯鄲

日本筑前
福井標註

正義曰。弱國
他國侵伐。令子
及貴臣往為質。
音直實友。二國
交質。及強國之
質於弱國。皆音
致。

史呂不韋傳始
皇九年有告嫪
毒實非宦者常
與太后私。亂生
子二人。皆匿之
與太后。謀曰。王
即薨。以子為後。
於是秦主下吏
治。具得情實。事
連相國呂不韋。

蓋頭增註十八史略校本卷之二

後學 臨川 陳殷 音釋

秦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

有庶子楚。為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

適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

矣。遂立為王。母為太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太

后廢處別宮。茅焦諫。母子乃復如初。
陽翟縣屬鈞州。翟音古。賈音古。奇貨。喻賡。

通鑑綱目卷之十八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大索逐客

除逐客令

韓非上書

滅六國

更帝

論五帝之代

九月夷嫪毐三子楚可居言可居積以圖他日富貴華去聲適嫡同○秦

兩子而遂遷大舍人皆沒其家而之蜀王欲

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辨士為游說

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

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沛

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

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

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

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

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文其與

家屬徙於蜀曰不韋自度稍侵

恐誅乃飲酖而死聽一作呂

通鑑秦記注曰黔黑也凡民以

黑中覆頭故謂之黔首

朱晦庵孟子注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黎言

黔首也網鑑注除拜遺

議曰命布告中外曰命布告中

史記李斯傳趙高說二世曰天

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說耳請一切

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

我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平豹公孫枝於晉并國

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恐

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泰山不讓土壤故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

業諸侯所謂籍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其官

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

音主入聲上上聲下並同平不同姓也從音蹤泰山東嶽

在兗州黔首黔音儉平聲秦謂民曰黔首謂黑色也猶周

謂之黎民資敵國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眾乖離而適為

敵國之助也業諸侯言賢者國之輔卻之則國空虛而及

為諸侯之利也籍音借

音伏令去聲有韓非者善刑名為韓使秦因上

書王悅之斯疾而間之遂下吏斯遺之藥令自殺疾去聲

間音潤下吏下獄吏治罪後

下廷尉做此遺去聲令平聲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九

年王翦滅趙二十三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

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

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

曰朕內史官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王賁王翦子賁

命也詔詔照也帝王詔告之命也通鑿始皇既并天下

采用鄒衍五德之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

水德始改年朝賀皆用十月朔衣服節旗皆尚黑數以六

為紀○胡曰九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為稱

首秦焚詩書坑儒士廢諸法罪三族以十月為正後世監

之不尋其轍矣至於無皇帝之号用五德之運壞并田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子所以貴者但
以聞聲群臣莫
得見其面故號
曰朕

中庸注祖述者
遠宗其道官章
者近守其法

除諡

論除諡法
為忠之

銷兵

罷封

阡陌郡縣天下大作宮室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
遵用而不改何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曰皇帝曰王而
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
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
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
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齊也豈可以此
之故謂王卑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代尊
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是故有天下者
必法孔子稱天玉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而以行為
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
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行去聲
之於身曰行無謂無意義也數上聲○愚案胡曰子議父
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然當不殺則父尚有爭子
君尚有爭臣爭之猶可況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非
臣子所得而稱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人以謚之則
盡入心合天理為萬世之勸戒臣子又安得認我君我父
而吝之哉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其言蓋謂人君苟
得不仁之實則臣子雖或愛之之甚亦不得廢公義而改

按始皇紀集覽
金人置宮庭中
號曰銷兵漢世
在長樂宮門
銷與簾通橫曰
銷直曰簾
銷與拊通器把
曰拊手執處也

綱鑑注陛所由
以拜堂者也人
臣稱天子曰陛
下蓋因卑達尊
之義也

正字通古者郡
大而縣小自秦
後縣大而郡小
叙名郡群也人
所群聚也縣懸

始皇本紀卷一百一十五 秦始皇本紀

其謚美而使夫為人君者知所審而擇所由
哉然則秦人除諡法徒為後世忠孝之賊乎○收天下兵
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鐻音巨鹿頭龍
身神獸也鐘鼓
之謂皆用以為飾○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丞
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
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眾後屬
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
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
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
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今天下為三十六

郡置守尉監縮音劣上聲下其議下公卿講議其事廷尉
官掌刑獄即大理卿也屬音蜀統仲綜切
也易音異制御也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象
郡會稽潁川碭郡南海薛郡東郡瑯邪齊郡上谷漁陽右

也懸於郡也。

立石頌功

丘瓊山曰封禪不經見其說於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史記然皆托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著於斯下南湖曰封禪之禮古所必無其謂之有者管子之創言而史遷之漫述不可信也。頌詩序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東遊海上

通雅徐市即徐福市古帝字故與福音通。

張良為韓

史留侯世家良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鉄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臘年終祭名也。圖書符識之書。

儀旬奴築長城

丘濬曰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昭主時已築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天以山川隘險限華夷補其不足似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愚矣雖

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邯鄲上黨大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內史守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丞尉掌佐守者也監御史掌監郡者也監平聲。○二十八年始皇東

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既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禪于梁父碑音亦立石碑也封

禪漢郊祀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古者巡狩至于四嶽則封太山而祭天禪小山而祭山川休息也五大夫秦時爵名或謂封五松為大夫非也遂東遊海上方士齊人徐市

等上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方士方外士也始皇浮江

至湘山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湘山在益陽洞庭之南湘君廟在焉幾音機相君娥皇

○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五世相韓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

得令天下大索五世相韓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博浪沙在今河南陽武縣令平聲操平聲推音陟平聲誤中之中去聲副貳也令天之令去聲下並同索音生入聲

○三十一年更臘為嘉平庚音○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上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

萬餘里威振匈奴胡乃如皇子胡亥之識臨洮府屬鞏昌洮音滔遼東郡屬遼陽○三十

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

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

李斯詩

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修補之功安知天下後世不賴之以限華夷哉

去上聲

暇耕錄云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

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

高瑒劉碣石球城郭決通隄防又盧

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

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

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胡始

作阿房宮

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

落必自此言燕之相其事皆盧生檢其思又縱火之

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

複音福上下有道曰複道

按注天極以下十六字史秦本紀注文也又按

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云云紫

宮左三星曰天

槍右五星曰天

接後六星絕漢

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請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

可五吏官國史院官偶對也棄市殺而棄其屍於市也漢并其族而滅之去除也卜筮筮音逝龜曰卜著曰筮可從其議則稱

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

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

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

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

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非廉察也傳去聲除筮蹄云簡別也扶蘇始皇子也上臣子於君皆通曰上繩糾治曰繩臣男子賤稱曰臣故子於

父亦通稱之上郡屬陝西今德州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

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

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

更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朝音潮阿房三山林氏曰阿房山曲也房旁也乃舊地名官

成未更名而毀故号曰阿房宮房如字或音傍南山在華陰顛顛同闕表南山頂以為門闕複音福重也屬音燭天

極閣道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閣道者星名漢天漢營室亦星名○始皇為

人天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

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自用執已見也衡石云衡秤石

鍾也以秤稱量文書○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壁投之曰

後道領曾注十八史略本卷三 秦始皇 五

抵營室曰開道
披此則紀注蓋
有脫誤也

趙高
扶蘇

更音庚
滿音皓
明年史作今年
九月葬始皇於
驪山下

史記二世欲遂
殺蒙恬兄弟子
嬰諫弗聽恬曰
吾積功信於秦
三世矣今將兵
三十餘萬其勢
足以倍畔然自
知必死而守義
者不敢辱先人
之教以不忘先
帝也乃吞藥自
殺

鴻木雁鵠一名
天鵠又古鵠鵠
通用
隴與龍同田間
高處也
間左網鑑注言
居間里左也秦
時復除者居間
左今力復煩在
間左者卷之
集覽公子扶蘇
始皇長子也今
聞無罪而二世
殺之百姓未知
其死項燕楚之
良將也或以為
亡今故詐自稱
扶蘇項燕以為
天下倡
上謂上其名絨

陳勝
吳廣
起兵

陳勝
自立
為王

為吾遺滿池君明年祖龍死為去聲遺去聲滿池君地在咸陽君其神也祖龍祖始龍
君象喻始皇也○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趙

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胡亥賜
扶蘇死載始皇輜輶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臭至咸陽始

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宦者闕官宦音忠從去聲平臺在大名秘密也為去聲輜輶音溫涼車上有窓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曰輜輶鮑脆也臭氣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
之所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

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
益刻深等手大臣多僂死好去聲樂音洛更音庚下同僂同○陽城人陳

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較耕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
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呼燕雀

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蕘陽城縣屬澤州少去聲傭音容
時發問左成漁陽勝廣為

屯長會大雨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
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左

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
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扶蘇項燕二人前皆殺死大梁張耳

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史註欲張諸

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長吏郡○謁者從東方來
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鼠竊

武自立
王為趙

父老
沛和立劉
沛公為劉

項羽
劍書

韓自立
王為燕

周市
立子
魏谷為

耳趙
立為
王歇為

項梁
立楚
懷王

而見也古者削
木以書姓名曰
刺秦漢之間謂
之謂
按史記後使者
叔孫通也

使一作史
去學劍去罷也

史記秦始皇游
會稽渡浙江梁
與籍俱視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毋
妄言族矣梁以
此奇籍

其將田臧殺之

按楚王孫名心
其以大父譏為
號也

狗偷不足憂也上悅謂者官掌通○陳勝以所善陳人武

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

武臣武姓臣名校尉官掌○沛人劉邦起於沛父老爭殺

令迎立為沛公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為叔沛子弟得三

千人沛音見郡屬河南今徐州令去聲掾音錄去聲蕭○

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

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

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會

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

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時年二十四少去聲

趙主武臣使將韓廣略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

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其下所

殺為去聲○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降音項平○

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王咎與周市皆敗死

○趙主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

王○居鄆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爭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

得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好去聲○蜂同如

秦并楚秦無罪故立其後以順民望○趙高與丞相李斯

有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

趙高

趙高

項梁

項梁

項梁

尚書曰刑禁注
墨刻類而涅之
也刺刺算也刑
別足也官淫刑
也男子割勢婦
人幽閉大辟死
刑也正義云婦
人幽閉閉於宮
使不得出也
指鹿為馬綱鑑
注北地有大鹿
毛無斑其形似

馬高所獻蓋此
也諸儒多言馬
鹿易辨亦未放
也
項羽本紀項梁
起東阿西北至
定陶再破秦軍
項羽等又斬李
由益輕秦有驕
色宋義乃諫項
梁曰戰勝而將
驕卒惰者敗今
卒少惰秦兵日
益臣為君畏之
項梁不聽

斯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曰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
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
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
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
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燕宴同古字通用樂
音洛上上聲間音閑

三川郡屬河南今汝寧府五刑受墨刑判官太辟五刑
腰斬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上蔡縣屬汝寧斯家在焉
三族誅父
母妻三族
○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
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
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莫敢言其過中丞相宦者曰中後凡言中中人中官中常侍
之類皆做此中諸之中去聲先儒有言曰
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去聲以累其心志於功名
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則無所不至矣志於

富貴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夫以鄙夫而欲久富貴其可得
乎秦之李斯趙高焚書坑儒指鹿為馬其志皆欲以秦政
柄縱耳目以久享富貴為可樂而不知富貴卒不可恃而
覆宗絕祀之機其在焉嗟夫後之欲求富貴利達於當世
者可不監哉
○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
果敗先言有將驕
卒惰之語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為上將項羽為次
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
降秦將章邯董驍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鉅鹿郡屬河
東今順德府

○先是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敗高恐二世
怒遂使婚閻樂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
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數音朔下同婚音細大夫閻
音炎望夷宮張晏曰在長陵

西北臨涇水扶蘇○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
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

懷王
道公入

儒不

長生
鄒生

論秦
不仁
攻守
勢異

慄音飄上聲

慄大將所以指
麾兵卒故備將
裨將士卒皆稱
麾下

胡三省注第但

也。胡三省注第但
綱目集覽傳者
轉轉相傳之義
舍亭也猶今之
館驛

師古曰長揖者
手自上而極下
也拜前于曰平
衡曰拜注謂啓

折典朋平

摳提也。

漢書註組天子
鼓也。

一本年下有矣
字後下有以字

太祖高皇帝都

關中號西漢

按高祖之系始
見王命論至漢
書而備

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老将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

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關中關中記曰東曰

關之間故曰關中即安西也慄悍猾賊慄疾也○高陽人

鄼食其謂沛公麾下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第

入言之曰人皆謂食其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沛公至高

陽傳舍召生入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

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為沛公說下陳留後常為

說客高陽邑屬沛梁鄼音坐食音異其音恭倦旌旗也

賈渡溺小便曰溲音菹溺尿同第更次傳舍郵也傳者以

朱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以為信也傳音轉去聲踞伸

兩足而坐也洗音先上聲下同○張良從沛公西

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

組出降軹道旁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世而

亡稱帝止十有五年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素車白

曰軹道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司馬溫公曰孔子曰知

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

西漢

漢大祖高皇帝堯之後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

人也母媪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雨晦冥父太公

隋貞觀注十八史各本卷二 漢高祖 九

劉季

索隱云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類貌似龍長頸高鼻

師古曰史家不詳者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号而言也呂公史失其名相經云魏人也名文字叔平

良一作自

往見交龍其止已而產劉季隆準而龍顏美鬚鬢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

堯之後案新唐書宰相世系云劉氏出自帝堯帝堯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劉累因為名能御龍事夏為御龍氏

在商為承韋氏在周封為杜伯杜子曰温叔奔晉為士師生士為士為生成伯缺缺生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

自為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陽十世孫馮仕魏為大夫秦滅魏徙梁生清清徙居沛生仁號仁號生端端生高帝

及壯為泗上亭長嘗繇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劉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卒與劉

季即呂后也亭長秦制十里一亭亭置一長主督盜賊下並同自愛猶言良也秦始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

東遊以厭當之劉季隱於芒碭山澤間呂氏與人俱求常得之劉季怪問之呂氏曰季所居上有雲氣故從往常得

季劉季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貫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厭音葉歷也芒碭二山在今歸德亳州之間碭音唐附音

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從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

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劉季心獨喜自

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為去聲送徒徒罪供役作也度音堂陳涉起劉季亦起兵

拔劍

送徒

厭者歷也鎮壓彼使之銷滅也

漢書注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往作

秦居西於行儀金金色白故云白帝子劉堯之後堯火德故稱曰赤帝子應劭曰負恃也

漢高祖

三約法

少微通鑑沛公見秦宮室云云欲留居之張良曰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貧注欲令沛公及秦奢服儉以為籍也

項羽

按李奇漢書溫公通鑑皆與此本同史記注通鑑綱目作李斐未詳孰是又按漢書叙例李斐不詳所出郡縣李奇南陽人據其前後文蓋三國時人也

范增

漢書師古注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

項伯與沛公婚

漢書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會子

漢書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會子

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秦王子嬰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若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音熾皆赤應前赤帝子光降音項平聲苛音何細也煩也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去上聲○唐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謂最好為得天下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此項羽一切反是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期且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李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呼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不義入具告因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伯許諾曰且自不可不蚤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沛公旦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

漢書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會子

樊噲

不

謝良

斗

樊噲擁盾直入

文也史記項羽

不內樊噲側其

地

細人猶小人

切或曰當作勁

史本紀沛公曰

今者出未辭也

為之奈何樊噲

曰大行不顧細

謹大禮不辭小

讓如今人方為

刀俎我為魚肉

何辭為

史本紀足下有

與字

按凡父之兄弟

其伯仲叔配父

羽

後漢書注例曰

多所誅殺曰屠

塞蘇則切隔也

又先代切邊界

訓九塞音塞

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莊不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噴目視羽

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賜

之彘肩則生彘肩噲立飲拔劍切肉啗之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

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

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切為將軍不取也羽曰坐噲從良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間行趨霸上留良謝羽曰

沛公不勝杯勺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

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卮酒足下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

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卮父拔劍撞玉斗

而破之曰噲豎子不足謀秦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

出華川渭南縣驪山馮公谷東北流經戲亭入渭門地

在新豐東志不在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

此乃高祖之創業規模也宋彩同季父叔曰季父項伯索

隱云名纏字伯陵師古云字伯呼去聲要邀同色音支應

劭曰飲酒禮器卮以角作受四升為爵之為將軍之為

並去聲倍背同登早同古字通用曹無傷曹姓無傷名數

音翔目羽師古曰動目以論之映音決玉佩也如環而不

連項莊羽徒弟音純上聲干也噴噴同張目張音清

眼角裂破也斗十升音滯承也啗音談上聲食也說如

字須臾頃也間音間勝音升栝孟同勺與杓通所以挹酒

亞父范增督過督責過失撞音撞擊也沛公至軍立誅曹

無傷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

三月不絕掘始皇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降音

聲搗其韓生說羽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

霸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而沐猴

一說狝猴不耐久，以喻楚人。

羽陽

性躁，時珍本草綱目：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而後人訛沐為母人，訛母為狝，愈訛愈失矣。

羽陽

陽外也，蓋羽外尊懷王為義帝，而內實不奉其號，今一本作伴。

羽自

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

羽自

謂三秦，中地而王之是。

羽自

謂三秦，中地而王之是。

羽自

謂三秦，中地而王之是。

五星聚東井

索隱曰：劉德曰：秦未多失國言，王孫尊之也。

信進

通鑑罵字，上有且怒且喜字。

耳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西塞色徐廣云：東，平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也。楚人沐猴而冠，張晏曰：沐猴，狝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

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

何為丞相。致命，猶復也。羽將以求王，關中故先復命。如約，先入關中者王之約。郴，音珍州，屬湖南。王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巴蜀漢中，巴郡今順元等處是也。蜀郡今四川等處是也。漢中郡屬陝西，今興元府也。案漢王初封都此三人，章邯。

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也。即三秦也。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母見信，饑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考異... 田才...

設壇
拜信
將為大

塞古之國名在長安之東今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是翟亦古之國名今陝西延安府是

項籍
試義
帝

陳平
分肉
廷均

陳平
山楚
隔漢

周勃
受諸
將金

長王之王當為去聲讀

史陳丞相世家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杜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杜宰遂相高祖
孺子陳平字宰烹牲也

綱鑑注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上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

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

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

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

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叔巴蜀租給軍糧食信引兵

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

降淮陰縣屬淮安源音剽以水擊絮曰漂飯上聲王孫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屠中屠肆中長如字下同好去聲刺

音次勝讀如跨兩股間也俛俯同蒲伏本作匍匐手足並行之自蒲音朋入聲淮水出唐州桐栢縣桐栢山東流合漢水肥水泗水入海數音朔下並同干求也治粟都尉官掌治藏穀即司農卿也治平聲南鄭郡名即漢中度音堂入

聲來調白也十數之數上聲長王之王平聲為公之為去聲呼去聲壇場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一千五百人為軍部署分部署置使各效職署音曙

故道通鑿註縣屬武都雍去聲塞去聲翟音宅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江中○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

杜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

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

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盜

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護軍受

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

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

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

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

黃高祖二年

董公 王為 義帝 發使

死或云即微生
高也有信行孝
已履高宗子有
孝行事親一夜
五起母吊死高
宗感後妻言放
之而死
成敗之數數字
謂智數術數
以用也已有仁
義天下既之不
以勇力也

復言陽武縣屬汴梁里中二十五家為里乘去聲也護軍
平雖有才而無德也令平聲讓責也行去聲下同尾生
古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已高宗子有孝行已音紀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
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
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
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
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
帝者新城鄉名三老官名史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遮說遮道而說也服叶音白為去聲下同三河河南
河東河內○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収其寶
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

之圍水

太公 所獲

蕭何 轉漕 兵

轉漕軍糧調發
兵卒

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圍漢

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

與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遇楚軍為楚所獲

常置軍中為質五諸侯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

蓋陳餘也彭城郡屬河南項羽所都而沛郡也睢音雖水

出河南府陳留縣東經雍其至應天府入汴為之為楚之

為並去聲匝音審入聲折音古食其音漢王至滎陽諸敗

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滎陽

即鄭州滎音蕭何守關中立宗廟杜稷縣邑事便宜施行

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絕轉去聲漕音曹又去聲

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何

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固故也

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魏王

史淮陰侯傳注
韋昭曰以木為
器如罌瓶以渡
軍評楊慎曰木
罌瓶渡軍者取
罌瓶百千以木
縛之浮于水以
代船蓋軍事取
速成用成器也
非如韋昭之說

信耳

騎去聲
後漢書注輜重
也謂軍中什物

雜列載之以其
累重故稱輜重

信出

謂今從間道向
前望見陳餘軍
營即往
綿蔓水一名田
星自井川流入
井陘界按韓信
背水陣陷之死
地即此水

兵法語也孫子

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為大將王曰是口尚乳

息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

柏直姓名夏陽縣屬河中屬音驚通鑿注以木罌縛信既

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

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吳曰漢取天下其征伐

魏咸陽以為形勝之勢乃取巴蜀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

祖始居巴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信引兵取趙取燕取

齊與高祖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大抵先易而後難先取

而後大先取形勝而後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

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季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

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

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

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

半傳發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

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

人先背水陣平且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聞壁擊

之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

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

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

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

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季左

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

漢高祖三年

隨何 九江 漢

食其 請刻 印立 六國

史記點布傳註。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曰御。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以指畫也。或解云。借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箸度今時之不若也。綱目集覽如淳曰。革兵車也。軒赤微乘軒也。謂優武備而治禮。

樂。蘇林曰。革兵車也。軒朱軒皮軒也。謂發兵車而用乘車也。

從張 銷印

陳平 以金 反問

紀信 詐楚

令平聲

會編注。鯁食骨。自喉中也。楚謂之臣直言難受。如骨之啡喉也。

山名。在威州。井陘縣。陞音荆。軍尺。遮切。方軌。方比。軌。軌。謂並行也。軌音龜。上聲。問音潤。壘音累。上聲。軍壁。曰壘。掠音畧。劫也。知之。知其不用。李在車策。止息也。傳發。傳令起發。音佩。鼓行。解鼓而行。走音奏。殊死。殊絕也。謂決意必死。禽擒。同倍。皆同。匿。音房。入聲。○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九江國在九江。黥布姓英。比楚將也。

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九江國在九江。黥布姓英。比楚將也。○酈食其說漢王立不。恨從。去聲。過望。過於已。所望也。○酈食其說漢王立不。國後王曰。趣刻印。張良來謂王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遂發八難。難音從。下同。為去聲。死。畫也。八。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殷。殺商。容閔。釋箕子。囚紂。比于。墓。今陛下能乎。三。曰。發鉅橋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四。曰。破。已。畢。偃。軍。為。制。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五。曰。項。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輪。今陛下能乎。其七。其八。即下文。天下游。

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太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無疆言楚之疆本無敵也。楚。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章豎也。幾音機。近也。乃。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背。骨。四支。曰。鯁。故。君。謂。也。臣。亦。曰。骨。鯁。鯁音梗。問音問。同。○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之。

士。楚惟無疆。其七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二。段。是。也。其七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太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無疆言楚之疆本無敵也。楚。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章豎也。幾音機。近也。乃。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背。骨。四支。曰。鯁。故。君。謂。也。臣。亦。曰。骨。鯁。鯁音梗。問音問。同。○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之。

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背。骨。四支。曰。鯁。故。君。謂。也。臣。亦。曰。骨。鯁。鯁音梗。問音問。同。○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之。

食其請快

信護

羽故

一杯

數羽之罪

良信封

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居况切歎也

降音項○漢王軍成臯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

奪韓信軍令信收趙兵擊齊成臯地在孟津敗令去聲○酈食其說王

收滎陽據敖倉粟塞成臯之險王從之敖倉山名秦於此築太倉故曰敖倉

塞音○酈食其為漢王說齊王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

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軾掉

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為去聲齊王田廣索酈生有天下漢可○四年信護

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為高祖置

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

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

杯羹羽願與王挑戰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因數羽十罪

羽大怒伏弩射王傷胸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皇山

上挑戰謂二人獨較勝負挑音調上聲數上聲十罪羽負

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

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冢私其財罪四殺

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眾罪六王諸

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

罪八使入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守約不信天下

所不容大逆無道○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

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

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

地之常經人倫之大本項王置之太公於祖上其死生之機憂怖之狀在他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真之將何如耶是忍也孰不可忍也

守一作主且渡當作半渡

史記陳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云

良信封

漢高祖四年

十八

漢高祖四年

十八

武涉 荆微 反說信

一本王上有首

字涉說信曰足下

雖為漢王盡力

用兵終所禽矣

足下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

今二王之事權

在足下右投則

漢勝左投則楚

勝今秋此時擊

楚智者固若此

手

淮陰傳齊人刺

通知天下權在

韓信欲為奇策

而感動之以相

久說韓信曰僕

嘗受相久之術

韓信曰先生相

久何如對曰貴

賤在於骨法憂

喜在於容色成

敗在於决斷今

相君之面不過

封侯相君之背

貴不可言張曼

曰背畔則大貴

便蒙信越雖名

為王未為分蓋

以假為遣印立信為齊王

且子魚切下非同易音異維音維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

州昌邑縣入海

音雍上聲塞也踰足踏王足以喻之附耳良平自相附耳而言有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之語

○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

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

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

衣上如字下去聲食上如字下音嗣倍背同易音亦蒯徹說有相君之語

淮南王在九江○項主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

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

解而東歸漢主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

兵饑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鴻溝即今官渡水也遺音惟陳曰先儒以為張良此謀非是既和而即背之不可也殊不知項羽既殺韓主而張

良欲報君父之仇美服恤其他耶○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

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王從之皆引兵來聚布

亦會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許兩人通監張良請取睢陽以北王

彭越梁地也從陳以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

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

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

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馬

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渡

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

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此

便蒙云此猶言大則王。小則侯。謂橫身不出王侯二者也。按後說似可從。

橫與二客乘傳至洛陽尸鄉自到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到從之五百人在鳴中者聞之自殺。田橫齊平廣叔海島山在島傳音專去

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

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數音朔審渠尹切迫也髡髮也鉗音儉平聲以鉄束頭也朱家本

傳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人姓名也滕公夏侯嬰各為之為去聲徒音

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朝之烈大夫皆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平公之心不以私怨報士此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業

○丁公為項羽將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

公斬丁

網鑑補注兩賢謂季布與丁公也

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

效丁公也。丁公季布母弟厄通鑿註與摠同持也還音旋見音現無母同○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

來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

微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法已猶以義不與也。殘丁公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耳矣。○齊人棄

敬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陛下案秦之故此搯天下之亢而

拊其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敵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守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

師古曰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後說可從。

一本故下有地字案猶據也故地也

集覽搯捉持也尤咽喉也以喻

洛直頁曾生十八各交下長二漢高祖五年二十一

閔中拊擊也。以背脊喻天下。五一作八。胡一桂字庭芳。宋婺源人。

謝病稱病也。

張良從赤遊

辟音壁按辟殺之辟。昆意切音避。辟遠之辟。匹亦切音僻。

中（妻敬）妻姓敬名。後賜姓劉。（易）音異。下同。塞（音色）音厄。握也。无（音剛）說文云。馱也。拊（音撫）拍也。被（音同）音咸。龍（音屬）羣員。龍闕在焉。說如字。胡雙湖曰。上起兵五年。歲無寧居。跋復山川。蒙犯霜露。力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歸洛陽。未及稅駕。聞敬陳入長安之計。通問群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待終夕。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遺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陳。置下龍右。還京師。又六日。潁川盜起。聽冠向之諫。即往鎮撫之。靡有勅意。可謂能繼祖武。光前烈矣。○留侯張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下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山。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留）縣名。即陳留。（謝病云云）辟穀道引。不食。靜居。行人。号也。○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且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說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矣。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復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少）去聲。（邳）音皮。縣屬邳州。（圯）音夷。楚人謂橋曰圯。（歐）音謳。上聲。擊也。（濟）上聲。穀城山在東平。太公呂望。○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阬孺子。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

張良封留

詩大雅。烝民。篤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偽遊

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

狡兔盡鳥語見史越世家范蠡自齊遺大夫種書而前後易位

論高帝率詭詐之言

剖符封功

蕭何

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為淮陰侯。上書之上。上謁之上。

並上聲。阮坑同。守符同。雲夢。楚二澤名。跨江南北。連五千。里。夢如字。又音蒙。禽。擒同。將遊。之。將音漿。烹。叶音旁。械音諧。去聲。桎梏也。陳。曰高帝得天下。率詭詐之言。盡出於陳。平施於項羽。紛爭時。猶可也。其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辯上笑曰。多多益。辯何以為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從音縱。平聲。辨。薄莧。○剖符封功。理也。為去聲。下同。

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死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剖分也。鄼音贊。邑屬南陽。統音督。堅甲。銳兵。銳猶利也。顧及。本傳無顧字。

本傳師古注曰。發縱。謂解縱而縱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也。

此屬謂諸將也。

○上已封木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

什方。縣名。屬四川。成都府漢州。

女直頁。首主。一。一。漢高祖六年。二十三。

劉敬使匈奴

按史本傳曰曲逆今見五十七卷而不載戶牖戶數

呂后

上變上變事也按高祖本紀人有上變事生變之王信謀反與音豫

論信

與音豫

單于匈奴太子之号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冒頓單于名也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名上谷郡屬北平今易州也平城縣屬大同屬去聲白登縣屬大同屬音同遠去聲別氏音煙支單于之妻也從去聲出音同其計頗秘世莫得聞或云如請偽遊雲夢與蹠足附耳語行間疑楚君臣以惡草具進楚使背約擊利厚遺閼氏等是也益封邑

○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使去聲家人子妻敬傳庶人之家女也音劬公主者天子之女也音劬 ○十年代相國陳豨及帝自將擊之淮陰

侯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

徹之謀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代王恒高帝第三子即文帝也豨音希上聲舍人云云史云其舍人得罪信因欲殺之故舍人弟告信欲反上變其名也為去聲夷信三族司馬溫公曰世或以韓信首建木策與高帝起漢中之三秦分兵以此會

取信欲反上變其名也為去聲夷信三族司馬溫公曰世或以韓信首建木策與高帝起漢中之三秦分兵以此會

詞補

又不之不行

梁太僕告

反彭越

信之功也觀其距武涉之說信豈有反心哉而高帝用詐謀禽信於陳負言則有之矣然信亦有以取之焉始漢興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固陵與信期而不至當是之時高帝固有取信之心矣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功不矜能則漢家助將比於周召之徒後世其血食矣不務出此而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其

○十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至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力不能耳又不可盡烹邪帝赦

之捕蒯徹通盜上還聞信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遂詔齊捕之失其鹿喻天下疾捷也非知陛下也本傳有狗各

○梁王彭越太僕告其將扈輒

勸越反上使人掩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呂后曰此自遺患遂誅之夷三族太僕官名主正群僕侍御天子九卿此其一也輒將名掩發也處音許遺

綱目初秦南海 音 遣陸賈之南海尉他為南粵王他稱臣奉漢約賈歸

拜陸
大夫

尉仕器病且死。報拜大中大夫。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問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歸。番禺。員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披花書。行南海尉事。置死。他即移激絕道。聚兵誅秦。史擊并桂林東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集覽。及者。被誅為醜。刑法志。道非骨肉。是也。安何也。一說。以為治安之安。非

陸賈
新語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試為我著書。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號曰新語。南海縣屬廣州尉。他姓。道名。他本為龍川令。行南海尉事。故曰尉。他嘗自借玉版。而不勝。至是封之。遂奉約也。粵越同約。約束也。太中大夫。太資。三品。曰太中大夫。說如字。治平聲。為我之為。去聲。著。音。諸。去聲。下同。按通鑑。無書字。新語。陸曰。高帝平生。未嘗聞此言也。故曰新。

反黥
布

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信。醢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破布。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酣。上自歌曰。太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為湯沐邑。通音戈。下同。太牢。具牛羊豕。曰太牢。醢。音。含。樂也。上自歌。林氏曰。風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公共守之也。令去聲。湯沐邑。史云。賦。稅。供。湯沐之費也。

以六
牢祠
孔子

疏太子仁弱。上以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以上。媮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單詞。安車。固請。且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後置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

以沛
為湯
沐邑

上自歌。便蒙是。時雖天下已定。猶有稀信。越布之反。故恍惚如此。

上欲
廢太
子

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

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
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
煩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威）姓也疏音疎已音紀

網目正誤今按
綺里李夏一人也
也黃公一人也
杜甫詩有黃綺
終辭漢之句則
固以黃為氏矣
四人一商山四皓史注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東夏黃公
姓崔名黃居夏里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居角里角音祿綺
里李無註不敢強為之說（疑）音慢時疑當作待易音亦
下同傳音葦音也從吾之從如字為去聲卒音進入聲○
蕭何以長安地陘上林中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
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長安）縣屬安西音控

呂后
問相

但同研治之也（嚴）
之詳見高帝本紀
○上擊布中流矢疾甚呂后問陛下百
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懇陳

百歲後人上壽
為百歲故言死
後謂百歲後

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為
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
也（中）去聲流矢飛矢曰流矢也
○上崩葬長陵為漢王者
四年為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長陵）
地在咸陽

呂后
趙王

便蒙孝者善繼
父之志善述父
之事者也故漢
家之謚自惠帝
以下皆稱孝也

曹參
趣裝

史註何置田宅
必居窮僻處為
家不治垣屋曰
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母為勢家
所奪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鳩殺趙王如
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彘）音沈去聲鳥食
飲之立死（斷）音端上聲去上聲燿呂音許六切灼也一作
煎以藥煎耳令其聾也（飲）去聲音音啞也（廁）漢書作鞠
或謂窟室也
○二年蕭何卒齊相曹參令舍人趣為裝吾且入
相使者果召參代何為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

畫一

較明也。畫一。如寫一字也。

蕭何為相。史記漢書通鑑皆作蕭何為法。較著明也。畫一如寫一字。言整齊也。

言法令不煩苛。其簡要著明者。見畫一也。

一說。載行也。謂行其清淨也。

稱制。集覽。天子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制度之命也。

非皇后所得。行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

之王

臨朝。呂后稱制。

崩。帝。

何為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

卒。○六年。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

勃為太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以為

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元年。太后

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

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

詳見通鑑本紀。○胡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此言。何且平勃固也。

雖然。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固也。

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故

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夫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勃又不可。勃

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

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營木后心。為多矣。自

是而後。推歸呂氏。漢祚幾易。它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

賈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

之。立恒山王義為帝。改名弘。亦名他人子。為惠帝子者也。

幽囚也。恒。胡。○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

呂產將南軍。太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寄說祿解印。以

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右祖。為劉氏者。左祖。軍

中皆左祖。召朱虛侯劉章。予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分部

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

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

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諸

薄氏

按文帝高祖第三子。

立代

一本。召上有遂字。

左祖

為劉

按文帝高祖第三子。

後。○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有獻千里

文不受馬十里

平不對決獄之

吳公

租物賜

張釋之犯蹕當罰金

盜王環常

師古曰。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之為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駕通作鑿。駕車。典服志。古者。諸侯。或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駕車。阜蓋。亦。喪。朱轎。戈矛。弩。箭。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屬相連。屬也。

犯蹕者。罰金四兩。

高帝墓曰長陵。不忍。斥。毀。撤。山陵。故。以。取。去。為。譬。

馬者。帝曰。駕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

同贊音非去聲。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下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王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

東夷。西戎。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大中大夫。河南。○陳平卒。○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

中渭橋。渭橋非一。此在其中。者。乘去聲。蹕。音畢。天子出入。必先清道。禁止行人。出。新。警。入。言。蹕。也。更音庚。傾。不平。當。去聲。處。其。罪。得。捕。獲。之。也。治。平。聲。共。供。同。令。平。聲。杯。音。哀。

必。先。清。道。禁。止。行。人。出。新。警。入。言。蹕。也。更。音。庚。傾。不。平。當。去。聲。處。其。罪。得。捕。獲。之。也。治。平。聲。共。供。同。令。平。聲。杯。音。哀。

漢孝文三年

尺布

漢書注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米可春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

大臣短賈

按漢書子良為東城侯是其一人

賈誼

上疏載漢書本傳

薄昭

漢書文帝本紀注鄭氏曰昭親

再賜租

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縊

除租

漢昭曰上供曰大倉令長也。丘瓊山曰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刺制官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僅有三焉。黥刺斬趾而已。文帝有感除之。遂以髡代黥。答三百代斬。答五百代斬。此後天下犯法者始免新成休刻

○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徙死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後封其四子為侯長如字高帝第四子廢徙徙蜀而

周侯勃為安陵侯賜為陽死病患也封其四子案案踣封安為阜

賈誼位公卿大臣多短之上以為長沙王大傳後梁王木

傳上疏曰方今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

長太息者六大臣多短之漢書云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

異芮之玄孫差襲為王者非景帝子發也梁王案踣云不

帝子梁懷王也上疏之上上聲下同疏去聲記也勢同

可為之為並去聲痛哭一大率言他日諸侯長大不側難

制也流涕二言朝廷而奉帝重倒置二言說細細

不圖大患也太息六言服用奢僭三言俗吏不知木

經制不定三言當輔導太子審定取舍優禮大臣又平

無○十年帝冒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

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三年大倉

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厲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

刑去聲緹縈女名緹音射縈音永平聲刑者云云謂斷其

股肢體不可再連其後雖欲改過自新無跡也除肉刑通

監文帝詔除肉刑丞相張敖等奏請定律曰當髡者城早

春當髡髡者鉗城且春當髡髡者答千百當髡者答五百其

城早春各有所數以免制曰可自是化行天下吏安其官

民樂其業禁罔疏闊刑罰大省焉○陳曰以一女子言改

數千年帝王之典非其○是歲除田之租稅封同姓至文

後天下犯法者始免新成休刻

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

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弋絺履草屨所素未人衣不

後天下犯法者始免新成休刻

更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官聞是效

流傳國都以及遠近莫用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

肌骨方世之下
得以全其身不
絕其類文帝之
德大矣

細柳

鉗城且春集覽
鉗以鐵束頭也
春持并脚白也
如淳曰城且者
律說論決為死
鉗輸邊登且防
寇虜夜暮築長
城春者婦人不
預外徭但春作
米皆四歲刑或
曰城且且起行
治城也

周軍

六韜云軍中之
事不聞君命又
管子司馬法曰
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
按營者按止其

家給

以德

齊魏冷馬不得
馳驅也
露其基上不屈
而顯露者也
集覽古者以金
重一斤若今萬
錢矣食貨志云
黃金一斤直萬
錢則知文帝言
百金中人十家
之產即為金百
斤為錢百萬也
史註遺詔天下
史氏二月釋服
治霸陵皆元器
因其山不起墳
弋黑色也總厚
緇也蓋今之純
也
獸音亦黑也

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專欲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
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凶其罪可
勝誅
○十六年方士新垣平為上大夫邪祀志新垣平使
人持王盃獻關下

乃先言於上曰關下有寶玉氣來者及視之果有獻王盃
者刺曰人主延壽上受獻嘉之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後
元年以平為上大夫明年人有告告○後元年平以詐伏誅
平所言者詐也遂下吏詔誅平

○六年匈奴冠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
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
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

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
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
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雲中郡屬
山北今大

同府細柳營在長安西亦屯也棘門蓋蹄云在關中關去
聲下並同先驅士卒前導曰先驅使使上如字下去聲節
凡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為信○七年帝崩在位二十三

年官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
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身衣弋緇所幸

慎未人衣不曳地示朴為天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
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

大夫風流萬世耻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
人足後世莫能及葬霸陵太子即位是為孝景皇帝二十
三年

案紀年三當作四音又中人中等人戶身衣之衣去聲
弋獸同皂也慎姓也吳王高帝兄仲之子名濞賜以几杖

更音庚愧其心史武等受賂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
之霸陵
即霸上

孝則到其言十八史明於才老二

尊文
帝為
大宗

綱鑑注天子七廟以次桃遷惟太祖百世不遷太宗情不桃桃說文遷廟也記注桃之言超也超上去之意也按徐氏筆精曰潘岳西征賦云成七國之亂助逆以誅錯實邪謫博惡韻然則錯不當讀為錯也綱鑑注博局猶今言亦盤

諸侯
見錯

按字書提舉也又擲也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

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制曰可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太宗之廟周曰世室情盡不桃○帝為太子

時鼂錯為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

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鼂音朔姓也錯音醋家令

之令未聲官主皇太子飲膳倉儲庫藏之政智囊喻其智之多也數音朔下同聞音閑空也九卿太常卿光祿卿衛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宗

正卿司農卿太府卿更音庚○初孝文時吳王濞太子

入見得待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

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

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

漢音覽見音現道基道也提禁同音第兩手急持人也削減其地也亟音棘急也令平聲難去聲○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帝之為太子也賈誼窺見其心術矣上書文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傳胡亥其所學者無非刑人殺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殺入所以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有刻薄之資苟不得正人而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無所不至謂之所以窺其心術者豈非以親吳太子而得之邪夫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其為太子也殺其親戚而无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誼欲文帝過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鼂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利鼂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女殺削六

縣及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楚元王交弟楚元王交

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楚元王交弟楚元王交

漢書卷九十九景帝本紀第九十九

七國

亞父

上意

休息

按齊王者謂悼惠王肥長子名將閭也先與吳及既而背約城守後乃自殺事詳漢五王傳

同產兄弟也

縣官謂天子也

在屋曰康

露積戰國策注在野曰露
史記平準書及漢書貨殖傳注庫作康
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遷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平準書注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

齊王肥第四子國在岐陽苗淄同濟南王辟光齊主肥第三子國在濟南濟上聲齊王膠西膠東苗川濟南諸王兄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

將軍往擊吳楚罷錯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更斬東市父母妻子同

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吳楚諸反皆平三十六將軍姓名未詳盜音惡去聲吳相復音伏要腰同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上意罷上

曰此鞅鞅非少主臣卒為人誣告下獄歐血死條音屬勃逆也鞅鞅志不滿也鞅與快通○案通鑿初上癢粟太亞夫固爭不得及寶太后欲以皇后兄王信為侯亞夫諫沮其

事後匈奴王徐盧等降上欲侯之亞父諫不從遂謝病免相為人為去聲歐音誣上聲吐也○筮蹄云亞夫子為父盜買縣官器連涉罪○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

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

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食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故有倉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犯法然因疏民富或至驕溢無并之徒武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物

盛而衰固其變也都見上卷鄙五百家為鄙庾音愈在野上聲貫穿錢細也因仍也溢音逸積音恣庾曰露積勝音升長音張上聲重犯法謂不犯法也重去聲因網同武斷禁

而衰通鑿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帝崩在位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太子立是為世宗

孝武皇帝中元後元凡三

於有

仲舒

漢書顯問以政
事經義令各對
之而觀其文辭
定高下也
董仲舒少治春
秋下惟講誦第
子或莫見其面
蓋三年不窺園
其精如此帝即
位舉賢良文學
之士前後百數
仲舒以賢良對
策

更化

大學

六藝謂易禮樂
詩書春秋
三一作三
公羊傳隱元年
春正月言王者
始受命改制以
統天下今萬物
無不一皆承
奉之以為始故
言大一統

詩大序周南召
南正始之道王
化之基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有號始此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

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

時群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

化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

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

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

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

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

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民

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廣川邑屬冀川國平聲

也生也行高之行去聲知明之知音同更音庚下並同太

學天子之學曰太學即國子監也師音準一統春秋黃王

正月大一統也論去聲相未聲江都在揚州王名非景

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儻而未彰太學

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
是用其說興太學章六經百家舉孝廉其言卓然可用
亦畧施行之美至於人主身上事仲舒言之亦是切然強
勉學問正心以正朝廷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

漢書

漢書武帝紀元元年

漢書

商書說命
說音悅典常志
法也

為治
不在
多言

按禮記禮器云
束帛加璧尊德
也謂下設束帛
上加以璧

起上
林苑

置五
博

初奉
孝廉

李少
君巧
奇

上用
王恢
奴

唐蒙
請通
南夷

此傳說而告高宗之言亦曰君從諫則聖惟所成慮此數者皆人主所欲急聞也仲舒之言與此何異武帝分明異其言以為不賢然而利欲之心已前不勝其說耳仲舒何尤哉戴曰武帝之於儒術陽喜其名而陰諱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

○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蒲輪以蒲製輪欲其安也 ○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彼其

衆江淮間閩越國在福建其君號帥百越以助高帝封東海王閩音民東甌國在處州 ○帝始為

微行起上林苑為如字帝始微行戴曰後世人君私好皆自武帝始古之人君何嘗有微行之事以

趙武帝王衣胡服騎射猶失人君之射况居天子之尊乎武帝潛地夜出此豈小小利害哉萬一有不測將何以處之其視文帝不受馬諳駕旗在前備中在後之語大相遠絕○陳曰武帝不道甚於秦始皇始皇惟是公道遊巡天下爾易書潛 ○五年置五經博士官掌各治詩書易禮春秋下經 ○六年

閩越擊南越遣王恢等擊之粵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

舉孝廉各一人令去聲 ○二年方士李少君見上善為功發

奇中言祠龍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

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龍遣方士入海求蓬

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去

聲見音現巧發奇中發言多中上意丹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等處土中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主養精神病

鬼魄大河鍊真經云丹砂鍊之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為黃金也禪音善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

庚更音 ○上用大行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谷中陰

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

當路塞大行之行如字周禮大行人小行人即今通事舍人官也馬邑郡屬山西今朔州 ○唐

蒙上書請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即夜即侯聽

巧發奇中謂巧
出詭異之言而
與事傳會也

中去聲

按齊人安期生
與蒯通善生嘗
于項羽不能用
其策見甲條傳

直當道之塞也

唐蒙請通南夷

漢孝武元光

三十五

司馬相如西夷

集覽曰沫水出蜀西南廣平微外與青衣水合東南入海若水一作瀘水出旄牛微外至犍道入江微取微遮之義又小路也縣如字註非是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遺詣京師上之借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

商車

為計借集覽諸以才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金馬門者官署門也綱鑑注言弘雖事固而不以正自視之所謂思之者側目受之者寒心也按朔方河南地在長城北後世所謂河套

公孫弘封侯

以衛青為大將軍

集覽閤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接賓客以別於祿吏官屬

約以為捷為郡上聲夜即國在長寧舊屬漢捷為郡通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即侯以竹為姓捷為郡屬四川今嘉定府捷音寒

○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印符再馳置郡縣西至沫若水南至犍犍為微印音登西夷國武帝開以為越馬郡音昨亦西夷國武帝開以為沉黎郡再馳西南一族武帝開以其地置汝山郡馳莫江切沫音未犍蹄云水出廣平微外下流未詳若水筌蹄云出旄牛微外下流未詳犍犍音莊歌水出犍犍河南至廣入海微音叫也西南曰微東北曰塞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懸懸同承也續食隨寓官司供給飲食令平聲計偕筌蹄云令與每年上計簿之吏同至京師苗川公孫

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推為第一待詔金馬門苗川郡屬山東今般陽府音蜀舉也金馬門筌蹄云門下有銅鑄馬像

蓋君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反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轅姓也○六年初弄

商車起商賈車船之稅○陳曰諸○匈奴寇上谷遣將軍衛青等擊卻之○元朔元年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即中是

秋匈奴入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主父姓也父音甫上書之上上聲下並同○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閤以延賢人平津邑在霸州○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

以青為大將軍六將軍燕建李沮公孫賀李蔡李息張次公通鑑云得裨王十餘眾男女萬五千

文通頂曾柱十八尺各校本卷三漢孝武元朔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張騫使西

武帝紀張騫自

武帝紀張騫自

西域

誅五

南越

帝登

帝如

朝鮮

武帝紀張騫自月氏還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木夏功竹杖木夏安息之屬皆木國多奇物誠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復西南夷

按馬支山名史記正義曰在甘肅州刪舟縣東南五十里

餘畜數十百萬 ○匈奴入代 ○六年春遣衛青等六將軍擊匈奴

夏再遣 ○六將軍 塞蹄 大將軍衛青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

李廣 ○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通滇國

音頗國在西夷本楚莊王弟莊躄為國於此 ○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敗

匈奴過焉支祁連山而還 音飄去聲敗音科焉支國在西北

塞蹄云即天山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渾音克邪音杜平聲降音項平聲下並同 ○三年匈奴入

右北平定襄 今沂州一說定襄當作定西州名也亦屬漢

昌 ○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

狼居胥山在北荒之地通塞封 ○元鼎二年方士文成將

軍李少翁以詐誅 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神不至伏誅 ○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屬甘肅今肅州府 ○五

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 ○方士五利將軍樂大以詐

誅 ○六年討西羌平之 羌音匡善傳云國在西蜀括地

南越平置九郡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元封元年帝出

長城登單于臺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

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 通塞註有不能

帝如緱氏登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

復東北至碣石而還 緱氏縣名屬河南或云即登封縣

屬四川今 ○三年擊樓蘭虜其王擊軍師破之 樓蘭車師

朝鮮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朝鮮音潮仙國在遼

卷一百一十八 各校本卷 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蜚廉桂館者蜚廉館桂館也桂館即桂宮也

索隱曰漢書無莖字或衍也若與天通故名通

天臺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

王侯宗室朝覲取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

賣武級將造鹿皮幣白金

作均輸法

有仙人掌以方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蜚廉桂館通

天莖臺作首山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北

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

明臺獨音蜀相梁臺在長安城北關內舊云因以香柏為梁而得名園合拱曰園仙人掌在甘泉宮通天臺上

生館音貫蜚廉神禽名謂置其像於館上音行即承露金莖也首山宮筌蹄云首山屬河東蒲坂一云龍首山在關中作宮其下因名建章宮在安西音構上聲關也

漸音尖取水出漸漬之義梁橋也璧門以玉為飾故曰璧門神明臺自鳳閣以下至此皆在建章宮內作明

光宮皆極侈靡數巡幸崇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

爵級造鹿皮幣白金明光宮在安西爵級元朝六年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贖罪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九直三千餘萬金皮幣白金以國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幣以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

桑弘羊孔僅之徒作均輸平準法興利以佐費置塩官弄

舟車造緡錢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輪臺下詔漢幾下死

為秦音覲均輸者立均輸官於京師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也平準者籠天下

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佐助也費音非去聲塩官主管權塩國之務舟車見上緡音民緡絲以貫錢也一緡千錢筌蹄云千錢出算二十蓋一緡則取稅二十也微無也幾音機下免

為秦言若無罷輪臺中田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則幾與秦無異而敗矣所用丞相初惟田蚡

稍專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而

已蚡音憤專擅也除授官也盡未猶言盡乎未盡乎吾亦

欲除吏蓋給田蚡之擅權也充位謂備員也林曰自

此之後武帝遂攬權網不假借於臣下矣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

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

杜周義縱王温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

貸也其間卜式兒寬之屬亦以長者見用不貸不寬假汲也兒音倪

武帝紀先是桑弘羊弄舟車造緡錢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輪臺下詔漢幾下死有溉田可遺屯田禁亭以威西國云云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云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十秋為富民侯牛一作希造緡錢造字恐行或作并緡錢除吏漢書注除去故官就新官

藝文類聚卷之八

漢書武

以見

內多欲而外施仁

得君之重重師古曰威重也治去聲史註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

招選材智俊異

會編注不根不經也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字彙曰侏儒容貌短小

一說廁溷廁也

黯獨以嚴見惴數切諫不得留內為東海守好清淨卧閣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為九卿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杜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黯嘗拜淮陽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為上所重木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如黯不冠不見也留內之內京師也東海郡屬淮西今海寧州閩音甘

入聲九卿筌蹄云入為主爵都尉在九卿之列云猶言如此如此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胡曰黯此言豈惟深中武

帝病凡君鮮不然夫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矣則能克己室欲者也齊小白晉重耳之徒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室或官室或遊畷或博奕或書藝園畫以為文或開土闢遠以為武或崇尚佛釋以為清或希慕神仙以為高雖污潔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必不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是故入君莫大乎脩身脩身莫大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過乎此淮南王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文帝六年國廢十六年安繼封發蒙漢書註如發物上之業直取其物也淮陽郡名即陳州補過拾遺補其過失捨其遺缺也為上之為去聲踞廁廁林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俾坐為起踞廁者輕之也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其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詆諧上以俳優畜之朔嘗語上前侏儒以為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伏日賜肉

管員曾主卜八各交下卷二

漢孝武

東朔方
肉君遺

斫職略切音酌

般做雜劇般樂也做作俗字劇戲也
師古曰細君朔也
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請侯謂其妻曰小君
五利大言曰臣之師云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故文成則

晏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

臣也吾且壽王也司馬相如也東方朔也枚舉也終軍也皆臣姓名論去聲好去聲諛音軒譏戲也諧命和也俳優般做雜劇人也俳音排語去聲伏日三伏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未伏曆忌釋云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舊制嘗以此日賜百官肉令平聲遺去聲細君妻也自李少君以來求神

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帝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且切又音釵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遊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

文成始有風

方士皆掩口息敢言方士文成食馬肝中毒而死耳非誅之也
自始皇焚書禁人挾書至惠帝始除其令

堯母

公賜

論武
帝處
置後
明事之

按禮明堂位曰天子斧扆南鄉而立注云扆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繡為斧文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見

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鴈芝房寶鼎皆為樂章薦之郊廟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之風焉帝壽七十而崩葬茂陵太子立是為孝昭皇帝
六經漢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為六經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薦之郊廟武帝嘗祠五畤獲白麟業東海獲赤鴈幸甘泉芝草生九莖連葉幸汾陰得寶鼎乃作白麟朱鴈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以絃歌之三代夏殷周七十通鑿注七十一茂陵在安西府興平縣地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鈞弋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年七歲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

以賜光
鈞弋官名堯母門昔堯母亦娠十四月生堯知音智黃門筮蹄宦官曰黃門負成王負其成也通鑿曰周公南面負扆以朝諸侯陳曰武帝受置後事優游暇豫非人所及前世个主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若魏

按禮明堂位曰天子斧扆南鄉而立注云扆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繡為斧文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見

史略校卷二

漢孝昭皇帝

四十二

尚書顧命曰病日臻既弥留注病日臻言因其已久留言無瘳

通鑑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論前蓋

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頭首讓曰臣不如

金曰碑曰碑亦曰臣外國人不

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詔立非

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

光為木司馬大將軍日碑為車

騎將軍木僕上官傑為左將軍

一本降下有武字掘野鼠集覽漢

書主我曰去藏也蘇林曰取鼠

所去草實而食之也劉貢父曰

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

論武帝未盡善

蘇武

雁帛

論武為典屬國

上祭以外祖

明帝執司馬懿手托以後事又指齊王芳以示之唐太宗命高宗以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胷中故不暇是以如此武帝只於平時見破霍光令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了然無事弥留之際二三公拜受詔床下累無一聲

死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也謹音遺去聲少去聲

○胡曰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哀姜是也鈞弋夫人不聞其罪而預防姦亂而殺

之過矣漢武為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挾春秋之大義妾母不得終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者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鈞弋雖欲竊位驕恣

遂即位燕王且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黨與伏誅且武字伏誅說見下文如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即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

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

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

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

髮盡白拜為典屬國去上聲摘也說過委劫詐也須鬚同曰卜式為齊相一言中主意遂登三公雋不疑乃布衣用

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豈在下焉之

此乎光執國大樞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設不盡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稱典屬國之命謂武

○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為霍光婚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蓋長公主為所愛下外人求封侯不許怨光燕王且自以帝兄常怨望御

燕王
言光

上知
燕王
不詳

燕王
言光

上書之上上聲
古今注警蹕所
以飛行徒

本傳注室中有
周公負成王
圖止其室中者
有所倚也
陳仁錫云畫室
疑是漢大臣行
罪之所

格擊也。

公主封鄂邑蓋
侯之妻也泰山
郡有蓋縣

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且通
謀詐令人為且上書言光出都肄即羽林道上稱蹕擅調

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
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

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書

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
足遂上不聽後桀嘗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

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桀等謀
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且安又謀

誘且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安弘
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且皆自殺

在武昌蓋音甘入聲長公主昭帝姊長音張上聲為所之
為且之為並去聲丁外人丁姓外人名也光出都肄郎
羽林者親軍官也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疾如羽多如
羽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於道上備用天子警蹕
之制也調去聲莫府校尉莫與幕通幕府者帥府也武帝
嘗令衛青伐匈奴大克即日拜不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
言光自擅調選增益幕府校尉官也下其事下公卿講議
其事後做此畫室雕畫之室廣明師古曰亭也屬耳屬通
監作近言光往廣明亭都肄即之事甚近不須校尉言如
以光調益校尉為非則可不必誦益尚書尚音常官掌出
納手命敷奏萬機不足遂不足追究以聞奏也○李德裕

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
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敷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

四年傳父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闕以其為

漢昭元鳳元年

漢昭元鳳元年

論聖明
帝至
明帝

子仲
仲仲

霍光
廢宣
帝

長安
獄天
子有

秦山
石立
便樹
起

路温舒
舒上
獄書
史言

置廷
耐平

匈奴反間也。便去聲刺音次傳音專○元平元年帝年二

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始元元鳳元平霍光

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驁之子武帝孫

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淫戲無度光奏廢

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十四年案紀年改元抵十三年而此

云十四年者蓋即位二年方始改元則在位實三十有四年後多僞此昌邑國在濰州博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初戾太子

據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數月遭巫蠱事皆繫

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

人丙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佗人無辜尚不可况皇曾孫乎

使者還報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

里姦邪吏治得失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

有僵樹復起蚕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及賀廢病已年十

八矣光等奏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

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始親政也。音以良娣漢書註女官

子此三等好音第史皇孫進後母姓故曰史使去聲下同

令去聲治平聲音孤罪也吏治之治去聲音音義作也

公孫病已立公孫謂樹也言樹已○地節三年路温舒上

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刺木為吏期不對此悲痛之辭願省法制寬刑

罪則太平可興上為置廷尉平獄刑號為平矣。上書之上

法文學一也好武勇二也賤仁義之士三也貴治獄之吏

四也正言者謂之誹謗五也過過者謂之妖言六也先王

法服不用於世七也忠良切言皆辭殺爵八也譽諛之聲

日滿於耳九也虛美惠心實行不立十也治平聲議不入

路温舒傳注期必也

注公孫謂樹也五字可刊

便棠蚕蓋蟲字誤

族霍

皇后霍氏廢處昭董宮

曲突

曲突別火勢慢也

賜徐

霍氏

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備傾側取三人為名義也

以龍

宜帝紀色博厚為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宗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網鑑注潢池者潢池行潦之水也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中乘之不難

雖非真獄且以不入為幸期不對雖非真吏且以不對為幸省音生上聲上為之為幸聲廷尉平官掌平刑○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治有異績賜爵關內侯景帝第九

子相去聲勞米並去聲來徠同亦勞也朱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治去聲賜爵關內侯賜爵者但賜其爵而非實封也後皆○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魏相魏○四年

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

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易曲突速徙其薪主人不應俄失火鄉里共救之幸

而得息煑牛置酒謝其鄉人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

爛額為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訛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上從

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崩於驂乘上疏之上上書之上並同為徐之為去聲過音戈直突埃同竈也

使之卿音向焦煑同傷火也驂乘乘去聲凡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居右為驂乘芒刺芒刺音次針也從音○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太司農渤海

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

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

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撓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諸持田

漢書卷之八

按。遂意謂農家持兵器為何事乎當飼牛犢耳

單車謂獨行不從車騎也

通廣鈞距

尹翁歸為右扶風

守關謂守待而不去

銛音項簡音向

得一作出

十毫曰釐四釐曰綮索者一黍也重今二厘半

汝不任事也網鑑注汝不能任其事

器者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

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召入北海郡屬山東今益

都府治行之行去聲大司農九卿之一主治穡者也渤海郡屬山東今濟州水衡都尉官掌上苑見音現治平聲下

並同血頰也赤子嬰兒喻民也漢音黃積水曰黃傳音專

去聲罷捕罷逐捕盜賊吏單車傳車又曰單車解音解

漢初廣漢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銛項

笮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

為京兆尹尤善為鈞距以得其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

姦擒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至是人上書言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尉吏民守關號

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廢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

姓追思歌之京兆尹京兆三輔一今安西府屬陝西尹其官名潁川郡屬河南今許州銛音項簡音向

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於中

評音結面相斥曰評論語註評謂攻發人之陰私也散

落聚也散者其聚解也鈞距音灼曰鈞我距閉也言鈞

得其隱伏之情而距塞其欺誑之說也銖音殊十黍為銖

二十四銖為兩適音剔挑伏隱也謂發明姦邪推究隱

伏如有神見長音張上聲上上聲論去聲號音豪要音腰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

之國定國欲託邑子語終日竟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

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治常為三輔最右

風三輔之一今鳳翔府屬陝西過音戈欲託邑云託寄囑也子男子之稱邑子者同邑之子也定國東海人故欲以

邑子為翁歸託也見音現不敢以邑子見翁歸也賢將漢制太守嘗兼武事故曰賢將汝不任事云言邑子之託不足為翁歸任文不可以私意託之此蓋定國退與邑子之語也入治翁歸竟以東海治第高第遂乃入治扶風三輔最

魏相
奴滅

扶風治效常為京兆馮翊
之最最通堅注上功曰
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

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

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

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

兵報織茂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上從相言右地案全書今甘肅永昌

也凡天下以東為左以西為右王卡聲已音紀已音以

州費縣蕭牆之內鄭康成曰蕭之為言蕭也牆謂屏也君

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焉是以謂之蕭牆也上從相

言此一節舊本誤在蓋寬饒奏封事下寬饒誤在二疏乞

骸骨下二疏誤在尹翁歸為右扶風下先零羌畔誤在此

下今悉依通鑑纂而正之 ○三年太子太傅疏廣與兄子

太子少傅疏受上疏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

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

大夫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為

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少傳疏受少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疏音疎姓也受名也上上聲上疏

之疏去聲乞骸骨乞致仕使骸骨歸葬於鄉土也祖道古

之行也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

也供張陳設也供音恭去聲張音帳兩音亮一車兩輪曰

兩共供同為去聲 ○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畔上使問後

網鑑注匈奴木
臣皆以為車師
地肥美使漢得
之多田積穀必

索人國不可不
爭數遣兵擊車
師田者鄭吉將
渠犂田卒救之

為匈奴所圍吉
上言願益甲卒
上從魏相議乃

詔鄭吉還屯渠
犂遂以車師故
地與匈奴

網鑑注祖道行
祭為道路所也
黃帝千名紫壯

好遠遊而死者
道故後人以為
行神出行者祭

之因之饗飲焉
按後漢百官志
太子太傅中二

先零
羌畔

先零與諸羌畔上使問後

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畔上使問後

趙充國至金城

留田

綱鑑註謂置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之也
條條陳也注作約解非是
零音憐

漢書趙充國傳

漢書趙充國傳河南太开小开註服皮曰皆羌獨在河西之河南也

魏注

封事漢書曰儀密奏卓囊封板故曰封事

數條屬下句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若木條焉言數條先王便宜行事宜施於今時者及前賢所奏章而可行於今者以奏之也

異聞綱鑑注所聞怪異之事

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

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

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

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

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

必用上從之元舊本作三非先零羌種名度音堂入聲下同金城郡屬鞏昌今蘭州圖上之上上聲下

並同要害處峻阻之處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條不出兵條約也謂約束兵備而不出也十二事大略一言屯田致穀

威德並行二言挾其肥饒以待其畔三言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穀六言以

閑暇繕治郵亭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虜難乘間十言無驚動河

南太开小开使坐化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陁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息徭徭以戒不虞什三什典十通什三若十

中有三後凡如什五什六七之類者効此○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上

以為怨謗下吏寬饒自到司隸校尉官掌總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弘農

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

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及為

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

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敕掾史案事郡

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

異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

重之至是吉代為丞相故事舊制也上書之上上聲下同音丙去上聲下同好去聲兩言事皆見上掾史蓋省吏曰

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

兩知大音

馮翊也

民忍欺不

韓延壽以在東郡時車服侍衛奢借逾等事棄市。

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聞京兆所當禁。宰相不

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

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上尚同。喘音川。疾息也。暑音熱也。○

五鳳元年。殺左馮翊韓延壽。延壽為吏好古。教化由潁川大

守。入為馮翊。民有昆弟相訟。延壽閉閤思過。訟者各悔不

復爭。郡中翕然相教。厲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民吏推其

至誠。不忍欺給。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馮音憑。剛音弋。三輔

之一。今同州屬陝西。閹音甘。入聲。思過。有幸為郡表率不

能宜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之語。翕音吸

盛也。敷厲。敷戒。勉。○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

川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史許丞老

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

何傷。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費。及茲吏因緣絕簿。蓄盜財

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

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

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

治。郡時長史之長。音張。上聲。長史。官主。佐郡。即郡丞也。又曰治中。又曰別駕。督郵。官主糾察。郡吏。即郡錄事也。今廢。此職。數音朔。易音亦。下同。治道。之治。去聲。去。上聲。治民。之治。平聲。下並同。○四年。本司農

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減

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去聲。糶音桃。去聲。○殺前光祿

勳。楊惲。惲廉潔。無私人。上書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

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虧當為

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

常平倉

楊惲

殺光祿

之詩

酒後耳熱猶言
酒力酣暢也年
方久切瓦器也
擊之以節歌鳥
鳥秦聲關中旧
有此曲南山高
在陽人君之象
也豆莖零落在
野喻已見放棄
也

論趙
蓋轉
楊之
死為
政之
果

張敞
五日

本傳敞既視事
求長安父老偷
盜苗長教人居
皆温厚出從童
騎間里以為長
者敞皆召見責

于獄
治陰
德有

問因貫其罪把
其宿負令致諸
倫以自贖偷長
曰今丁且召諸
府恐諸偷驚駭
願一切受罪敞
皆以為災遣婦
休置酒小偷悉
來賀且飲醉偷
長以赭汗其衣
裾史坐里間閱
出者汗赭輒收
縛丁日捕得數
百人窮治所犯
或一人百餘盜
盡行法罰由是
地鼓稀鳴市無
偷盜天子嘉之

于定
國為
廷尉
民不
究

又曰闕下亡命
數月京師吏民
解弛地鼓散也

女且頁曾主 一八各交 下長二漢孝宜甘露 五十一

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淫荒無度
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言憚驕奢不悔下廷尉案得所與會
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要斬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衛宮掖即光祿卿

也武帝改曰光祿勳音醜上上聲下同行屬之行去聲

伏臘伏伏日見前臘案曆書云冬至後第三戌日為臘

魚炮同勞去聲嗚嗚聲也穢於廢切惡草也頃音傾上聲

其音其豆莖也樂音洛惡之之惡音烏去聲要音腰○司

馬温公曰以孝宜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

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

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

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

之况罪不○甘露元年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憚之黨友不

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

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

死後為舜家所告敞上書從闕下亡命歲餘京師枹鼓數

警上思敞能復召用之敞音昌上聲處音軒覆其奏不奉

謂敞有章劾三五日當免為去聲上書○黃霸卒于定國

之上上聲亡命逃也數音劬警驚也

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

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

不能辨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

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

德令高大門間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于定國以

地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

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音

漢姑夫母曰姑妨音芳害也冢墳也○匈奴亂五單于爭

釋名冢腫也象山頂之腫起令平聲

呼韓邪單于

而莫州部中有大賊也。擊鼓以警衆，數煩也。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

麒麟閣

麒麟閣在漢未央宮內，蕭何所造，以藏秘書者。

屬精

便堂，刺史堂。詔條，察州郡秋六百石，員十三人守郡守，相諸候王相也。

集覽：選用管業，增秩賜金，進爵，所獲表者，相參錯為絲，不虛拘為核。

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塞稱藩臣甘露三年來朝詔以

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五單于屠香單于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烏藉單于。邪音耶。上書之上。上聲。款音寬。上聲。川也。藩音翻。籬也。○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跡必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玉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責，号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今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上

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木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竝、賀蕭、望之、蘇武、九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麒麟閣在安西博陸城在薊州梁竝覆姓○帝在位

改元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五年崩葬杜陵。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之效，輒以璽書劾屬，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奴衰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高宗周宣矣。太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未始即位，二年戊申改元。杜陵在鳳翔府閭閻，閭門曰閭。樞機，樞戶樞機。

審也。信而後賞，審而後罰。綜音宗，去聲。核音通，稱其之稱。去聲。值音治。推音吹。信威之信音申。稽音音。啓頭至地。

漢書

漢書

曰替首俸音謀齊也

持法深刻謂之文

漢家自有制度

論無異道

備有君子小人

孝元皇帝名興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音縣亂視也下說目無常主曰眩○司馬溫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聞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笑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

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宣帝少依太子母家許氏許

后以霍氏毒死故弗忍廢太子至是即位少去聲毒死宣

后當娠病霍光妻顯令女醫淳于初元元年立皇后王

氏王莽之禍實萌於此○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

免為庶人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

師傅數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

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

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

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

幸傾朝百僚皆故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

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

四人同心謀議無及

外屬外戚屬也

正一作王

射音夜

中人集覽宦官

也

白決之白與閑白之白同奏也表裏內外相應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漢孝元初元元年

望之 白罷 中書 官

不省 召致 廷尉 獄送

四水 終字 下有 必字

望之 自殺

論元 帝易 欺難 宿

縱又疾恭頭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
 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之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恭頭奏望之堪
 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詐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
 為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
 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
 非但廷尉問邪今出視事恭頭使高說上竟罷免後上復
 徵堪更生為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頭許史皆側目知
 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
 以託師傳終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
 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頭等曰人命至重
 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

傳卻食源泣哀
 動左右召頭等
 責問以議不詳
 皆免爵謝良久
 然後已足歲恭
 死遂以頭為中
 書令
 漢百官公卿表
 僕射秦官自侍
 中尚書博士皆
 有古者重武官
 有主射以督課
 之

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
 金吾軍騎馳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宗正官掌公族史音
 音燭尚音帝數音朔并下同給事中官掌左右顧問應對
 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中書令官掌中書樞機要僕射
 宰相亦曰僕射音惠指指意也中傷之中去聲表衷在
 外為表在內為裏以為之為去聲樞機中書都堂乃庶政
 之根本樞機樞機不近刑人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省
 音息上聲令平聲下同視事親視政事側目畏其詘音屈
 辭塞曰詘音也塞音色怏音央去聲施音試過猶罪也
 無所憂謂所坐以薄罪召之望之必來而無足憂也執金
 吾軍備官名吾禦也常執金革以禦非常司馬溫公曰甚
 以銅為之金塗而未前說近是第宅也○司馬溫公曰甚
 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頭之譖望之其邪說
 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頭以
 為必無憂己而果自殺則恭頭之欺亦明矣在中知之君
 孰不感慟奮發以底邪臣之罰也孝元則不然使頭得
 肆其邪心而後○弘恭死石頭為中書令○五年匈奴
 臣安所懲乎

走音奏 郵音質

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康居居音渠 ○永光元年匈奴

卷之八 史略抄本卷二 五十三

匈奴

京房

石顯

陳湯

帝後

史丹

石顯

四塞

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自北而來朝也○建昭二年殺魏郡太守京房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即屢言災異有驗嘗宴見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徵下獄棄市魏郡屬河東今大名府易音亦見音現下獄棄市詳見通鑑○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牢梁姓梁名少府之少去聲官掌營營將作監也五鹿姓充宗名累累重負若若長負○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傳首至京縣藁街十日郅支官西域傳音專去聲與懸通藁街音果皆藁街蠻夷所即之處故懸其頭於此以示之○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增漢以後宮王嬙字昭君賜之嬙音

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帝後官既多不得帶此乃使西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官人皆賂而多者十

○帝崩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帝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無相業帝徒優游不斷漢業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成皇帝斷音端去聲孝成皇帝名懿母王氏生帝於甲觀少好經書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時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尊王氏為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為音教觀音貫太子官有甲觀蓋甲乙丙丁之謂以青蒲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元長也尚音常○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道死罪免御史奏其惡○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露四塞關內侯譚也商也立也根也逢時也皆王太后兄弟時稱王氏五侯塞音

色○楊興曰高帝之約非功不侯今王氏皆以無功為侯故天為見異也○河平二年悉封諸

後漢書卷之八十八

漢孝成

五十五

封王 新都 恭為 新都

新都縣名今屬四川成都府

梅福 上書

便蒙陰盛陽微金不從革也陽君東陰臣東此推臣用事之異也

便蒙陰盛陽微金不從革也陽君東陰臣東此推臣用事之異也

舅為列侯。○陽朔三年王鳳卒。王音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恭為新都侯。○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合德為婕妤。女弟。妹也。婕妤音接余。女官也。通鑿註。婕言接幸也。好美稱也。○二年王音卒。王商為大司馬。王商音弟。○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

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

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書上不報。南昌縣屬南昌。上聲。下並同。影。

同。比數之數。上聲。師古曰。言極多。不可比。枚而數也。金鐵為飛之為。去聲。漢書云。河平二年。沛縣鉄官鑄鉄如星。飛上去。不報。○四年王商卒。王根為大司馬。王根音弟。為大

在明。○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東

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右親以

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

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

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且無信用。上

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必與之與音豫。辟音開。除也。恐為之為。去聲。下同。罕音漢。上聲。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

折雲

信張 不疑 王氏

王莽
司馬

成帝紀。莽既拔
出同列。繼四父
而輔政。欲令名
譽過前人。聘諸
賢良。以為掾吏。
賞賜巨鉞。悉以
享王。愈為檢約
母病。公卿列侯
遣夫人。問疾。莽
迎之。衣不曳地。
布蔽膝。見之
者。以為僮使。問
知其夫人。皆驚
其飾名如此。

丁傳
用事

光武中興之識

帝
董賢

董賢字聖卿。雲
陽人。為人美。選
自喜。哀帝拜為
黃門郎。寵愛日
甚。為駙馬都尉。
侍中。旬月間。賞
賜紫鉞萬。常與
上起卧。嘗在寢
偏藉上。袖上欲
起。賢未覺。不欲
動。賢地斷。破而
起。其恩愛至此。
平帝紀。莽風並
川。令塞外。發火。
自稱越裳氏。重
譯。獻白雉。一黑
雉。二。於是群臣
盛陳莽功德。致
成周白雉之瑞。
莽宜賜号曰安

太皇
太后
臨朝
安漢
公

加莽
九錫

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魏里邑。屬扶風。上書之上。上聲。

○綏和元年。王根病免。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崩。
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
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然荒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
薛宣。翟方進。為相。漢業愈衰。馮太子即位。是為孝哀皇帝。
翟音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主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傅氏
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用事。罷大
司馬。莽就第。丁傳。丁明傳。吳。就第。賜私第也。○建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
歷中衰。當更受天命。宜急改元。易號。乃改元太初。更號陳
聖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夏賀良等。更音庚。下同。易音

○帝幸董賢。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
亦。○帝幸董賢。通監云。出則參。○帝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建
平。元壽。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
即位。是為孝平皇帝。建平。即位。十年。改元。太皇太后。元帝。王后。中。音仲。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中山孝主興之子。元帝孫也。
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
以聽。元始元年。莽為安漢公。衍。音有。上聲。魏已以。已。音紀。各總已。職。聽命於莽。○四年
聘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號宰衡。位諸侯王上。宰衡。通監。曰。朱。伊尹。

○五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
禍。諂佞成風。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上書

直道。願曾。注十八。史略。校本。卷三。五十七

子嬰 太子 為皇 子嬰

真天 子位 新國

隆治 屈

子嬰 為安 安公 盜起

漢公。按平帝紀恭寬樂則謂軒縣之樂也。周禮春官曰。王官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按軒縣曲縣也。三面縣其形曲。又顏師古。漢王恭傳注。則作縣。納陛。說文。陛升高陛也。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

折節。鉅魁曰屈。折肢節以服事也。

上聲。下同。九錫。典馬也。衣服也。樂則也。朱戶也。納陛也。虎賁也。弓矢也。鐵鉞也。拒咷也。前後所錫雖有異同。而大率不出九者之目。○臘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元始二年改元。玄孫嬰。四世孫。曰玄孫東。平王曾孫也。祚音租。去聲。帝位也。

克死。討誅也。○二年。東郡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也。起兵討莽。不克死。東郡屬山東。今東昌府。○初。始元年。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者。王曼之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博馬聲色。侏游相高莽。

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崩。迎立平帝。五年而弒帝。攝位三年。

竟篡位。國號新。初。始元年。莽即真。案通鑿。嬰為皇太子。王莽居攝。改元者二曰居攝。曰初。始。九三年。曼音萬。八人。王鳳。王曼。王音。并五侯。凡八人。聲色聲。樂。女色。折音古。諸父。伯叔。曰諸父。洽音狹。和也。合也。始

漢太皇太后王氏崩。案通鑿。此節當在五年。○天鳳四年。荊州盜起。新市人王匡為之帥。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荊州屬湖北。即郢都。新市。邑屬江夏。師音衰。去聲。將也。綠林山。在當陽。○五年。莽大夫揚

雄死。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章

莽大夫揚雄死

揚雄
功德

劉縯
及秀
起兵
立劉
玄為
皇帝

陳豨
兵起
公孫
述起
兵成
郡兵

更名
天下
田曰
王田

劉縯傳

劇甚也。美稱美也。蓋以秦王無道為甚而美新莽之德也。本傳註師古曰：奇字，古文之異者。明徐勣曰：奇字，乃大篆也。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奇字非奇僻之字也。明矣。按禮三年問：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

集覽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也。

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取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莽大夫楊雄死者以其隨莽不忠於漢也。三世成帝哀帝平帝久次久不立轉太玄擬易法玄擬論語比音鼻劇秦美新劇音樂入聲甚也其言秦唐稱美新莽棻音墳奇字奇義未詳校音教天祿閣在安西漢藏典籍之所瑯琊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起。周音。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通鑿云恐其衆與莽兵亂故朱其眉以相別。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

○荆州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玄為皇帝。玄春陵戴侯買之後與縯秀同。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南面立朝。群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音行。音東。平聲。同高祖。音暖。去聲。怯也。割音閔。下並同。聲。卒也。宛音鴛。下並同。

○更始元年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元年即莽地皇四年。○成紀隗囂兵起。成紀隗囂音教。○公孫述起兵成都。府屬四川。即益州郡。○更始遣將破武關。析人鄧曄起兵迎入長安。衆兵誅莽傳首詣更始。析音錫。邑屬南陽。曄音反。傳音專。去聲。下並同。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也。禁剛卯金刀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等。錯刀錯音倉。契刀契音大。如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直五百大錢徑寸一分重十二銖又曰木錢直五十。卯金刀。籀文劉字。从卯从金。从刀。服虔曰正屬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或王或金或挑。著韋帶佩之。銘其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帝所鑄。蓋一錢重五銖也。

黃金錯刀。文曰錯刀直五百。契刀。環大如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直五百。大錢。徑寸一分重十二銖。又曰木錢直五十。卯金刀。籀文劉字。从卯从金。从刀。服虔曰正屬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或王或金或挑。著韋帶佩之。銘其

王莽傳

立五均市府更官作

改貨泉布

四方謳

斗

節解

更始洛陽

遷都長安

漢書地理志卷之九

五十九

平帝紀九月戊申兵從宣平門入火及掖庭承明幸平皇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宜室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料米本草綱目作蠶料

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故無田者受田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更變不信盜鑄及私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每一易錢民又大陷犯鑄錢法檻車鎖頸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囂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人相食遠近兵起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眾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官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繫之自墓至也改元者

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凡十五年莽傳首至死更始自宛

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

見漢官威儀予與同九族高祖曾祖祖父父已子孫曾孫玄孫一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鄉里萬二千

五百家為鄉錢府司市莽詔曰周禮有餘貨樂語有五均云云立五均司市錢府官筮蹄司市者常以四時仲月定

物價各為其市平之民賣物貨不佳均官考驗其價之貴賤使其得其平錢府者民有之絕欲除貨者錢府與之每月

百錢官取三錢令去聲為貢農以穀粟工以什器商以貨物之類龜貝介蟲之長貝介蟲也生海中如車渠肉

如料米古者貨貝而寶龜布說見下二十八品筮蹄云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一品并銀貨

中又有黃金一品則為六名而有二十個品矣數更之數音朔盜鑄即私鑄也貨泉布泉皆錢也以其布於民間故

曰布以其流行如泉故曰泉陷坑也萬數之數上聲驚營同通鑿註泉口愁聲蛭音皇災蟲如北斗狀李奇曰以五

色藥石及銅而為之以其威禦群雄故曰威斗厭音葉簡音箎切肉曰箎謂逐節分其軀而切之也○更始

元年遷都長安○赤眉攻長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已

貨頁曾生卜八各次下卷一王莽

始更眉

論成殊

漢書卷之八

而降赤眉為所殺自立至元九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北是為世祖光武皇帝音項平聲為所之為

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吾填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置後世皆知其恭與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撥之而已矣孝武喜幸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狩不愆窮兵於夷策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雖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總覈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狼狽不暇辟幸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僞煩民玩兵罪盈怨積天下叛之更始雖漢宗室以憫而立其即位立朝群臣羞愧劾席殊失人君之態厥後委政趙萌日夜飲燕群臣欲見言事輒醉而不視朝是以既得之矣又失之矣

隆慶元年十一月

十一

增補十八史略校本卷之二終

